國家圖書館藏

王屢嘉異之順治八年公年廿四即授漢軍佐領兼刑
部理事官十一年補授參領仍任刑曹歷俸十有二
載決讞多所平反民無冤枉後以參領加弩蘭大出
征湖南滇黔公膽略過人英氣邁衆凡臨敵輒以身
先入遇有艱險首請願往時統兵諸大臣以公弱冠
之年何其為
國出力若是也咸嘖嘖稱羨不置口凱旋上其績授頭
等功牌經考滿者四俱列高等
廷議擬以方伯外擢公以漢文未通辭康熙二年奉
命以都督僉事充鎮守陝西甘肅總兵官康熙四年移駐

凉州公未蒞任之先西海尼魯特蒙古部落咸駐牧于黃城児大草灘大黃山一帶延至周道居民時遭蹂躪而商賈往來者非分哨防護畏疋不敢前自公下車以來首分內外疆界次稽彝目部落驅逐徙帳無逼處此然彝雖斂跡而狂逞輒如故時有滾卜台吉部落克代等仍恃野性禦人于野公即遣兵捕獲奏

請立斬以狥自此彝人始知有

國法矣丙午冬海彝宰僧哈兎等恃其驕悍帶領部落數百騎從凉屬亭遠堡之古溝口越邊過北公奮然率兵追擊陣斬數十名餘悉生擒下獄請

旨發落自此彝人膽慄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然公之治邊也又非剛戾自用徒事誅戮為也蓋自金城渡河而西以迄嘉峪關衆延千五百里處處與彝為鄰鼠伺狐窺是其常也公則以為馴彝須馴其首服彝貴服其心必也恩威并用寬嚴交濟駕馭有方撫綏得宜而後可以為久安長治之道于是與海上諸大台吉明罰定法以彰信講修敦睦以市恩開心布公以結誠問災恤患以修好內外相安番彝誠服戴公如父母敬公如神明間有一二生事者諸彝目必相戒曰

寧死勿令一指諾彦知也無遠無近無老無幼咸稱
一指諾彦不待問而知其為公即革言大老爺也外
彝既已帖服而公終念巖疆重地兵力單薄鎮標止
設中左右三營不足以資策應商之
提臺張禦壯公會疏題
請復增前後兩營又漸次條陳將甘屬之永固城涼屬之
永昌營俱改設副將其餘如金塔寺嘉峪關山丹高
古城俱改設遊擊酌量各營堡之緩急一一俱加增
官兵自此則兵威大震甘肅一帶屹屹乎成雄鎮矣
于是休息物力興行教化重學校以培士風勸農桑
以固邦本捐俸重修學宮以及
勅建古刹之甚有關地方風景者又春秋躬祀龍神不憚
跋涉追追為民間祈穀歲荒旱為文親禱輒痛哭流涕
引事以自責至誠格
天或甘雨立沛以蘇困槁或河水立發以資灌溉連襟以來
屢祈屢應而河西軍民靡不懽聲動地稱公為一路
福星云而公則安不忘危思患豫防嚴斥堠勤哨防
整頓營伍清理糧餉修治甲械訓練士卒日昃不遑
寧處遇有彝情邊務每秉燭達旦悉心籌畫事寢而
後已士有射藝優嫻材品卓举者立拔之儔伍中而

膺以上題或賞以袍鎧或鞍馬弓矢之顯揮金似土
從無吝色賢者奬植之不肖者激勸之無一不鼓舞
感奮悉樂為公用將校有熟諳邊情曉暢軍務才勇
過人實心任事者公愛之重之不啻如子弟或加意
甄拔或特疏
題薦無非一片公忠勸
主為
國舉賢之至誠以期同策同力報効
清時而已所以從將弁歷登提軍或位至方鎮者一一皆
皇家心膂之寄而副總戎以下不能更僕數焉公居心仁
恕僚友將佐悉推誠以待無傲容無厲色然威而不
猛人多畏服至撫循士卒恤其饑寒憫其勞苦洎寒
溽暑恍若身受而戚戚每形諸色有陣亡者必親臨
跪奠輒悲泣失聲以是士皆出死力以報故所向無
前每戰必勝康熙十三年
上因公衝邊効力著有勤勞加為右都督其年吳逆反叛
全秦煽惑逆黨王輔臣戕害經略率衆倡亂次年春
勢日熾張臨蘭失守兩河影沸人心風鶴公枕戈環
甲秣馬厲兵誓以身殉以圖戮滅時襄壯張公忠勇
王公從暑伏橋渡河攻圖蘭州公從蘆塘渡河攻取

靖遠衛而領兵當事者欲行屠戮以示儆公念吾民
皆
朝廷赤子一時迫于賊勢其從逆或非本心也不若開以
生路招之使來俟其抗命而後屠之未晚也隨亟示
曉以禍福老幼男婦爭先投誠咸稽首哀泣公親加
諭勉衆姓歡聲若雷全活者以萬計疏
聞奉有孫思克率兵恢復靖遠衛招撫流民區別投降官
兵皆得其當具見籌畫周詳勤勞可嘉之
肯隨加公左都督靖遠已復即擬整旅東征固原等處以
收全效忽甘屬紅崖堡地方被噶尔旦之部彝麦力
幹飢手子與溪卜插漢糾合番目葉賽等乘隙入内
大肆搶掠而賊彝阿喇柰復肆狂逞陣亡永固城副
將陳建河西一帶紛紛告急公聞報即畫疽兼程馳
赴甘州賊彝聞公之至銳已驚魂遠遁矣從甘甫回
隨又統兵渡河王忠勇公攻圍蘭州而公與張襄壯
公攻取肇昌適秦州逆賊巴三綱糾川賊猖獗肆出
勢甚緊急有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飛差章京至肇
調公應援公即統兵戴星而往其城中逆孽一聞公
至旋受招安川賊勢孤亦鼠竄疽遁矣公恐我師入
城或致搶掠有傷黎民隨與領兵各大入極力彈壓禁

約滿漢官兵秋毫無犯上以體
朝廷好生之德下以開
本然也又會挑精騎一路追勦川逆而西和禮縣亦
因是漸次恢復公仍同滿洲將軍穆　復回鞏昌多
方招撫而城內從逆者聞公開誠布公不嗜殺戮俱
傾心投順立受招安疏
聞奉有
差官宣諭招撫衆賊盡行繳劄投誠恢復鞏昌府城
具見調度有方勦撫并用可嘉之
旨爾時臨蘭俱亦平復惟王輔臣負固平涼逆氛正熾儻
延及三輔則燎原可慮公叡
國心切恨不能滅此朝食郎率兵從鞏啓行由西路進
取平涼行至紅寺
兵據險自恃公發兵撲勦當陣斬獲無算而靜寧隆
德諸州縣俱經恢復塘報張
聞奉有
覽鄉奏鎮臣孫思克率領官兵進勦平涼于紅寺
見地方擊敗賊衆生擒偽守備等得獲偽劄器械馬
匹等項恢復靜寧州城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
嘉之
旨及過六盤山大雨如注師不宿飽攀崖陟峻士氣倍增

哨賊見之莫敢攖鋒而僞參將姜會陞卽帶領賊衆
納款投誠方抵臥羊山而僞總兵高某亦帶領僞官
多員馬步兵千餘斬門而出率衆迎降矣此皆公平
日威聲遠播恩信素孚故凡所歷地方兵不血刃而
奏捷之如是其速也比至平凉與大兵合師攻圍公
擒賊首或分路撲勦或堵截應援出奇制勝屢戰屢
捷節經題報

上聞

天心悉皆嘉悅俱奉
溫旨褒嘉不及一一詳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公與撫遠
大將軍公圖 踏勘平凉城北形勢商酌赶取機宜
詎料逆寇先于虎山墩埋伏賊兵萬餘希出我不意
以逞螳臂大將軍見賊勢甚衆以未可輕動為語公
曰若不乘此好地利好機會奮力殺賊以報
國恩更待何時言畢卽躬率將士鼓勇當先陷陣推鋒
力圖殲滅忽公右臂為賊所傷刀痕深入寸許血漬
衣甲而公猶奮不顧身斬將搴旗勇往直前所向無
敵賊衆披靡大敗閉門不敢復出王輔臣計窮力盡

旋受招安全秦之危一旦无解矣奏凱旋涼恭報回
營日期及備陳将士勞苦奉有覽卿奏自逆賊煽亂
以來矢志忠貞殫心籌畫身先行陳恢復地方恩義
素孚将士用命屢經戰陣勞苦可嘉之

旨又奉

特旨孫思克勦禦賊寇功著巖疆矢志忠貞克副倚任著優
陞為一等阿達哈番涼州提督欽此然公自平
涼受傷創疾時作惟恐貽誤封疆具疏乞休
上以公久鎮巖疆勦除逆賊奮勇克敵屢建戰功新簡提
督正資料理著殫心供職益展壯猷以副倚任不必
以疾求罷公感仰
温綸力疾視事連歲出師愈勵忠誠遣部将恢復成縣平
定階文兵戈所指悉奏膚功在他人或矜為已有而
公則絶口不言其休容之度豈淺嘗者所能窺其萬
一哉蒙
聖明在上洞見幽微又特授公以阿思哈尼哈番世職十
八年公忽染腿疾不能騎乘再疏陳情力請休致而
未蒙
俞允公自吳逆變亂以來七載之中東西奔馳不避艱險
所過之地禁令森嚴民無騷擾其間奠安反側招集

流亡有臨蘭秦鞏以靖遠等處賴公生全者不止數
百萬衆迄今家戶祝繪像立祠者在在而是嗣同
大兵駐漢中正擬進川勦滅因河西邊地緊要大帥
俱出無人爰奉
諭旨令公帶領所屬兵馬回汛鎮守甫抵涼州又奉文移
駐莊浪彈壓兩河駐莊二載時有慶陽逆首耿飛率
衆猖亂又西羣打兒架祝囊攻圍河州撒喇藐直地
方公各遣官兵授以方略合師會勦次第削平二十年
雲貴全復撤兵回營二十二年因遭
讒陳言忤
旨部議落職
上念公夙係重臣河東有事屢著功績止去提督世職仍
留總兵之任明年夏六月隨
特簡甘肅提督矣公聞
命之日感激涕零望
闕陳謝深以任愈大而責愈重不堪負荷惟有益加黽勉
仰報
主恩奉職三載而所轄甘肅寧夏西寧三鎮邊境宴安地
方寧謐蓋公實心任事夕惕朝乾在甘之日無異于
在京之日也二十六年軍政公引例具辭奉

可嘉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二十八年春有從北套逃來生彝憨頓擺代帶領部落由邊以北乘隙越南搶掠西喇古児番族屢行驅逐彝抗不受命公曰雖屬生彝罔識國法然不可縱也漸不可長也于是遣發官兵于半個山地方奮勇勦殺陣斬甚多餘孽俱敗遁自此威恠大漠而邊境益為之肅清矣二十九年冬十月公腿疾復作時年已六十有三矣既老且病繕疏力辭奉吉卿長才儒略簡任提督久鎮巖疆熟諳地方情形安輯兵民勞績茂著老成威望邊方要務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老求罷該部知道欽此其時欽差內閣侍讀學士達　等出使西域旋至嘉峪關外被彝目阿氣勞藏糾合套彝合宜勞藏邀劫殺傷迎去官兵公聞報即暮宿發兵星馳救援公亦從嚴寒風雪中率兵後應賊彝聞之畏威悔罪立將欽差送回公以為雖屬境外然劫犯天使罪不可逭仍疾催進兵力圖盪勦以貽國典于關外黑山児湖地方直搗彝巢陣斬數百級而回疏

聞

聖心嘉悅仍

勅公分別首從嚴正彝人之罪其時阿氣勞藏業已遠遁
無踪公遣能員前赴西海著落彝目衆台吉令其追
賠擒解并定其應得之罪西海衆台吉凜遵法度悉
從該彝追出原搶諸物并丐恩于公轉達
天聽俯求寬宥公具狀以
聞奉有孫思克所議此案區處極為合宜一切邊務盡心
籌畫効力可嘉這本內事情俱依議之
吉不爭惟是甘寧西三鎮地方處處俱皆衝險其一切防
範禦侮之計公實無時無刻而不為之小心顧慮也
至若肅州一協設在極邊盡頭之地南鄰海彝北近
套魯西通哈密回紇內則復有番旅柵帳與民雜處
且噶尔旦巢穴在于西北距肅止月餘之程常有吞
併西海之陰謀而嘉峪關外係其必由之路雖狡彝
一從烏瀾布通被
天兵殺敗之後亡魂喪膽料不敢窺覬內地萬一詭譎乘
機患生不測亦難逆料況在我臨邊經過不可不作
先事之防是肅州一汛不惟無事而副將一官威望
不尊不足以資控禦儻一旦促然有事而以該營不

足一千之士馬亦難責其衝鋒堵禦也公條議必得設立總兵一員設兵三千名不特官兵既多不患分佈堵勦之不足抑且總兵聲名既大軍威丕振而實陰奪狂寇之膽潛消窺伺之萌矣再甘肅處在天末地瘠民貧其一切佈種收穫大與腹省迥別小民終歲勤動一年止得一收若遇豐年除輸將國賦而外僅足以贍八口一遇水旱輒室如懸罄既無蓋藏之儲更無市糴之家所以節年兵馬糧料不敷供支是本地之糧料尚如此艱難萬一有意外之警調集別處官兵雲屯塞下倉廒久矣空虛閭閻又鮮積蓄輓運則不能驟至召買則地狹民窮兵馬一日不食則饑將何以資騰飽公條議惟有捐輸一著暫問事例無論本省別省官員人民在于甘肅寧莊西寧准令一例捐納邊儲既裕兵食有賴無事則積貯倉廒以備年荒賑饑之需有事則糧糗既充自無匱乏之虞既有益于邊防又無妨于備賑誠一舉而兩得之道也三十年春二月疏上

上悉可之肅州既新設總戎

大司馬以人進

上諭行文問公肅州新添總兵官之任甚屬緊要副將潘

育龍人材如何可否堪克此任公以潘　年英志銳
材品超常委係熟諳邊地謀勇兼備之員克補肅州
總兵官綽有餘裕以對旋奉
欽簡潘　為肅州總戎矣由此觀之
上之倚公也何其專而信公也何其至
明良相合
上下交孚即虜廷都俞之風而又何多讓焉其歲寧夏賀
蘭山後住牧之降孽額爾克兔魯祝纛一旦負恩
暗行逃遁其弟博吉同叛帶領部落至涼屬之寧遠
堡邊外昌寧湖屯劄欲乘隙逾邊往南公一面遣發
官兵一面移會涼鎮柯公合兵出邊立行勦殺以正
叛
國之罪當陣斬首無算博吉亦無踪
聞
廟堂之上深為嘉尚三十一年春
上遣西安將軍馬　侍衛大臣阿　會同公招撫祝纛如
抗拒不遵即令率兵出邊直搗巢穴竟行勦滅公曰
屠此輩直刍狗犬耳惟所惜者數千生命耳不若仰體
皇仁以招徠之隨遣通官往諭祝纛知公恩信素孚亹無
疑懼亟欲來歸而左右恐誘招安仍詰其背叛之罪

尚疑信者半祝囊曰孫公信人也豈欺我哉隨差親
近宰僧叩首公前公指天欲誓語未吐而宰僧力止
之曰夫人請勿復言歸即率衆來降也未幾果如所
言祝囊親至嘉峪關款服矣公會疏奏
請仍安揷舊地以示
朝廷柔來之意
上從之聞祝囊受撫之後從甘經過公餉以酒宴是日公
舉次子人皆以為全活羣衆陰德之報云是夏欽奉
上諭諭兵部國家簡用武臣委任封疆重寄專期兵民輯
睦邊境又安其實有宣力累年茂樹倘伐者則旌膺之
典必加渥焉甘肅提督孫思克久歷邊地熟諳機宜當
秦省用兵之際素著勞績自任提督以來益殫謀猷實
心幹濟惠愛洽于士卒威望讋乎外彝特沛殊恩用昭
寵奬著加太子少保給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以示朕展
勳酬勞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公膺此
寵命且感且泣恒思益加警策盡力邊疆以仰副
皇上優崇之至意但因年已六十有五未免精力消耗舉
止艱難識恐遇有邊警或致貽誤封疆是以于本年
軍政諄切懇辭雖曰遵例自陳實出公之本念也乃
蒙

聖明寵眷不但未允所請且奉有卿簡用提督克副委任
和輯兵民殫心籌畫久鎮巖疆勞績茂著深爲可嘉
著加授將軍殫壓地方以示朕獎勵勞臣至意之
旨部以加何將軍之名應候
上裁奉
旨遵發
欽此隨頒給將軍
勅印三十二年春因噶爾旦有來哈密之信奉
禁旅同西安滿洲大兵來甘駐防公恐參贊相隔遥遠偵
探難以驟得隨移會肅鎮潘公選差精騎遠出嘉峪
關外直至哈密地方捉獲狗彝八名縛解來甘會同
統兵將軍各大人研詢噶尔旦向往確情始知前來
哈密之語傳聞非真復蒙
欽差大宗伯席公等來甘會議將滿洲大兵分駐蘭涼等
處以便糧芻其所以勩民力而省輓運供億之苦者
詎功此德豈淺鮮哉三十四年
上以噶尔旦背恩狂逞蠶食鄰封法在必誅務期殲滅根
株無使滋蔓
特差大司寇圖公暨秦省將軍督撫提鎮大臣齊集莊浪
會議進勦機宜公向

闕跪奏曰臣老矣來日苦短乘尚未填溝壑願將一旅滅
此小醜以報數十年
國家豢養之深恩我
聖主知遇優隆之賜典繼馬革裹屍老臣死且不朽況臣
陛下者因開列寧夏總戎今陞廣東提軍殷　涼州總戎
今陞鑾儀衛便董　肅州總戎今調天津總戎潘
直隸總戎後陞四川提軍唐　貴州威寧總戎今陞
四川提軍唐　延綏鎮遊擊後陞靈州參戎祁　河
南陳州守備今陞公標下中軍副總戎方　諸公同
往姓名及原任寧夏總戎致仕馮公亦願出力報
國同公偕往先後以
聞奉
旨俞允緑岳已經中路進征方
聖駕外其餘總戎等均如公所奏以及甘肅陝西副將以
下武職官員俱令公揀選帶去于明年三月二十日
出鎮彝順黑河討來河合流之處前往坤都倫截勦
且奉有滿洲兵丁著將軍博濟統領緑旗兵丁著將
軍孫思克統領以孫思克為長之
旨三十五年春正月公方在整旅西出間二十三日忽奉

上諭令公于二月二十四日從寧夏出口與撫遠大將軍費
所進甕金之路會合前進二十六日公即率勁旅
東行二月望抵寧十九日兵部筆帖式蘇　捧齎
勅諭一道命公統領綠旗官兵一切事宜與西安將軍博一
等侍衛副都統阿　等計議而行同統領滿洲官兵
之揚威將軍覺羅恕　前進公聞
勅諭略云爾二人皆國家大臣膺朕委用重任之人兵關
軍機重情俱宜體朕委用之心竭力協謀舉行勿
分爾我各執己見互爭優劣以致因私害公負朕倚任
至意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
恃兵強而輕視逆酋嚴偵遠探罔或踈虞爾仍總統調
遣欽此公自以為綠旗之將軍僭越滿洲之上此乃從
來所未聞然
成命已下惟有竭盡心力加意籌維鼓勵官兵務期搗其
巢穴而勦滅之以報
皇上倚任之隆遇誓師已畢二十二日自寧啓行從平羅
營出口時
上親御六師由獨石口而出即俄羌亦備員從
駕得觀
天討軍容之盛焉閒公之出塞也越十有八日踰狼居胥

自茲而往率多戈必地方戈必者無塗草無滴水沙
石磽磧之鄉也有竟三二日者或五七日者人則載
水以行而馬匹則不堪復問矣自出邊之日奔走二
千三四百里其間風寒雨雪固不待言然猶以為常
也迨至三月二十一日颶風兩晝宿二十二日
大雨一晝宿寒威凜冽儼若隆冬馬匹氈餧且凍倒
斃甚多自此疲弱不行沿途日見丟棄行至郭奪利
地方每兵騎馭之三馬有剩二匹一匹者甚且並無
一匹者合而計之一兵不足一馬且僅存皮骨尪羸
殆甚有馬馭盈甲糧米兵則徒步牽行者有兵負盈
甲糧米馬則推前却後者至問其裹帶皆因人馬交
憊不能負馱率拋棄者多約計兵食所剩不足一月
之需矣公曰此去舜巢尚遠我兵糧米不繼不但臨
敵制勝曷能有濟行且深入不毛悉歸于盡矣萬目
殷憂計無所出因下令將衆軍裹帶之糧盡行併聚
所乘之馬亦摘取膘壯者隨之于所領緑旗官兵七
千之內挑選精健者二千以往其餘盡數擇將佐之
素有威望者帶領以歸左右咸以奉
命出師行至中途輒發回未便恐
上怒不利于將軍公曰兵在精而不在多吾二千人足以

破敵矣僉
朝廷加罪于我我自當之且吾與其悉作餓莩而鬼于異域
也吾寧以一身之誅殺幾而博數千子弟以生還我之
願也因痛哭流涕商之大將軍費　將軍恕　博
副都統阿　等僉曰可公于是具疏自罪以
聞
上是之當衆軍之未歸也一聞此令咸哭泣皆願隨將
軍往縱饑餓而死亦所甘心　　　

天兵隊伍規模云此兵不似烏濶布通時甚是精練難于
脱身于是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連夜逃遁
上命大將軍馬　總戎岳　等追之予亦尾隨師末見沿
途帳房釜鬻一切器物盡皆拋棄狡夥遺遁之狀實
不堪觀五月十三日適與公西路兵相遇大將軍費
以公勁卒居中禦之寧夏總戎殷公曰將軍先占
此山梁戰與不戰我便得地利耳公深然之遂傳令
整兵登山梁對敵時日將晡或有謂俊明旦進兵者
公曰賊遠來當乘機撲殺一戰成功有退縮者法無
赦衆軍振聲一呼山谷皆應炮火之後繼以弓矢所
向處鋒鋭莫當賊披靡大潰追奔逐北之餘尸積如
山血流成谿所遺駝馬牛羊以及器械委塞道途囉
尔旦僅以身免是役也公悉遵
皇上所授方略仰仗
廟堂威靈各總戎公俱奮勇先登公亦躬環甲冑不避矢
石指麾調度滿漢協力將士用命人懷火死之心士
奮樂鬬之志且賊孱弱為
禁兵所壓而下勢甚狼狽有不立視其登時潰敗豕驚狼
奔者乎幕府上疏報捷
天顏大喜十八日

特命一等侍衛馬　至營慰勞

召公赴京

壓見途次懷來縣

特差侍衛馬　関　吳　等

賜迎并齎

欽賜龍紗袍一紗褂一綴東珠涼帽一佩帶一靴一鞾一

詩畫扇一

上書五言律一首曰天討恭行日軍威戰捷時列營張犄
角捻吭有偏師立見窮追盡能承節制奇鷹揚資遠
略宿望在西陲侍衛傳

昔此扇係朕親筆寫畫的曰內地方元氣尚熱著將軍打
京此秋八月十三日事也十[illegible]將進京

上先差內大臣索內大臣公福　侍衛馬　関　吳
等携茶迎十餘里

召見于

暢春苑舞蹈畢

上命公至

御前公跪請

聖安

上親撫其肩慰勞云將軍身子好麼卿這一番委實辛苦

了公奏云臣賴
皇上福庇身子好亦不甚辛苦
上云卿七十多歲人在于荒徼異域之地受辛苦半年建
此大功著實難為你了公奏云蒙尔旦被
天威所懾喪膽亡魂迎刃而來臣等適逢其會所以敢捷
天之功而以為已力即且滿漢合力以奮登將士同心而
戮命臣一人何功之有焉
上云卿勿復言你的好處朕都知道隨令公坐
御榻右側時
皇太子坐左側
皇長子
諸皇子坐居下
諸王内大臣侍立公覩之以不敢坐辭
上云將軍但坐朕正欲使他們大家觀看耳隨
賜茶
賜宴
上復云朕知道老將軍不能食饊餅之物此朕所御用者
俱甚爛老將軍其食之隨問公當日在平涼虎山墩所
中之傷公出袖進覽

上為之驚駭公隨請
旨謁　陵
上云將軍老臣著博濟陪老將軍前去出抵京謁
皇太后宮
皇太子宮請
諸皇子安爾時凡公所過街衢無論滿漢男婦老幼聞
孫將軍之名不知其為如何人皆欲一識其面擁塞
爭擠致公馬數不能前次日回將軍博公就道謁
陵念七日返次日公
進蒙古環子甲六鳥鎗六馬六淦金佛一
上云此俱老將軍當陣所獲嘗不旦之者乎朕俱納之公
隨捧疏以年老辭奉
旨卿久鎮巖疆威望素著西鄙進第宜奏膚功年齒雖邁
精力未衰邊方重地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
老求罷欽此隨有侍衛閔　傳
旨著老將軍自已選一良辰朕還有賜的匾額領去懸掛
九月初三日
欽賜
御書雄鎮秦關綾匾一
御書緻慷堂內製龍匾一侍衛閔　傳

肯朕凡賜大臣的扁額不過是幾個字著他領去自己做
扁今老將軍從塞外遠來所以做了一塊現成扁領去
懸掛家中以表老將軍鎮守河西三十餘年之功時四
中使舁扁而出
上亦臨御宮門目送之
宸翰既煥金章玉符之彩
內造復極龍翔鳳翥之工
皇都諸色人等擁街塞巷爭覩其盛皆以為
皇上之光寵將軍如此其獨隆而將軍之荷沐
恩榮如此其獨渥也初十日傳

肯賜宴
上召公前再前親觴者三始命就坐侑以
御樂徹饌同
上登舟宴飲至夜闌仍命坐
御船送出
暢春苑是日同宴者將軍博公提軍岳公鎮戎潘公唐
公馮公也陪宴者內大臣索公明公內大臣公福公
鑾儀衛使公常公也先是噶尔旦敗逃勢窮力竭有
從圖喇奔往甕金搶掠糧米前往咯密之信公以為
甕金地方與額濟奈坤都倫相連不遠而坤都倫離

肅州鎮舜不足二十天之程其肅州所屬之榆木山
南亦有與噶尔旦輸納添巴之番族萬一噶尔旦探
知沿邊提鎮俱未在汛儻從坤都倫順黑河直抵肅
州鎮舜乘虛八内越邊往南糾聚伊之番族前往苦
苦腦兒舉未可料宜令沿邊各總戎領兵回汛以備
不虞此萬全之策也因具疏以
聞

上深然之而總戎殷董二公從十六臺即已回汛訖是以
未入京預宴十一日
上諭戶部將軍孫　博　總戎
辛苦每名各賜銀十兩十二日公帶各兵赴
朝謝
恩奉
旨著西安滿洲兵幷綠旗兵分作三日赴景山射箭次日
上幸景山
皇太子坐
御榻左側仍令公席地坐右側
上云老將軍之臂當年在陣上著過重傷命
皇太子視之
皇太子亦爲之驚訝比將軍博公公撥滿洲官兵射箭

畢

上云孫將軍有年紀了坐著罷著傳將軍代他分撥綠旗
官兵射箭

上見公標下兵丁所帶長靶刷刀令侍衛遂一掣出
上俱親覽凡見壑口有血痕者
上親問你殺了幾個蒙古各兵回奏殺一二名不等
上大喜

親賜公弓矢

賜宴幷

賜各兵丁宴侍衛傳

旨云

皇上說你兵丁們都辛苦了今日親與你們賜宴著你們
回去向你們親戚朋友俱如此說又奉

上諭著侍衛頴公同博公等遊景山看活獅子活虎畢又
撒

御餽以賜之十四日公同博公各帶兵丁仍赴景山射箭
親賜海龍皮秋帽一繡金四團龍銀鼠皮補服一
上謂公曰明日九月十五各官俱戴秋帽朕與你帶來秋
帽皮褂明日你穿公即欲跪領
上云你就穿上罷于是二三侍衛解公之衣脫公之帽而

更
尚衣御帽焉獲
命公前
上親摘所戴金珀數珠手賜之射箭畢
賜公元狐皮朝帽一貂鼠皮朝衣一元狐皮搭護一侍衛
閧傳
旨著將軍明日就將所賜朝衣朝帽連搭護穿來上朝十
五日八
朝畢仍同博公各帶兵丁赴景山射箭
賜宴如前夫身遊
禁苑之中坐饗
天厨之味侍衛大人授食行酒且近觀
聖容特垂
顧問此方鎮連帥中所未易得者而以荷戈之邊卒竟邀此
殊恩我
皇上酬庸懋賞其不遺于公所部之征夫也如此十七日
公進
見請領
聖訓

上云老將軍在邊年久其地方一切事務卿俱知道無庸
朕與你再說只是邊上兵丁此番與朕出力甚是辛苦
朕甚憐念卿當嚴飭所屬武臣不可尅扣兵餉不得虛冒
錢糧如有此等不肖官員卿即指名參奏朕盡上幾個
作個樣子與天下人看公奏云臣受
皇上如此隆恩即粉身碎骨不足云報但臣年老憒憒恐
誤
皇上大事所以具本戀辭今既未蒙
俞允臣惟有凜遵
聖訓恤兵清餉竭盡心力仰報
皇恩惟是臣年已七十恐此番出
京再不能得見
天顏公奏及此淚隨語下
上亦為之惻然隨命侍衛閔 領公同博公等乘舟遊瀛
臺看活孔雀仙鶴五色鸚鵡及諸色異鳥至
神武門隨有侍衛馬 捧孔雀帽翎一挲
御馬一金鞍玉勒鶩黃色杜千元狐尾踢胸艾葉豹鞦轡
白狼皮鞍座金錢豹花韉傳
旨此係朕所騎鞍馬著將軍就在此處騎上并將翎子戴
上著從大街回去也不必謝恩明日叅來赴宴十八日

賜宴畢

上云朕明日北狩鄉于朕行後擇一良辰緩緩回汎又
御寫董其昌書燕然山銘
賜之十九日公至土城閱送
駕
上云卿有年紀了不必送罷卿從容擇一良辰緩緩回去
二十日請
皇太子安
賜公駟馬安車一
皇太子云老將軍你是有年紀之人路途遥遠此轎乃
上賜予所乘者極其穩當今與老將軍坐去長途殊不困
頃二十二日公出
京回甘
皇太子令肯命領侍衛内大臣公帶領上三旗一等侍
衛三十員出彰儀門十餘里携茶酒送公而歸行至
安肅
上遣兵部員外郎韓 馳追傳
肯有賊犇于甕金地方搶糧被我兵殺敗將此事說與將
軍知道著他歡喜欽此至陝西之青家驛因囑尔旦
甚屬急迫必奔咯密奏

旨令公帶領標兵赴肅州防備公于冬十一月念六日抵
甘隨即整頓兵馬于十二月十六日前往訖明年春
上遣仕大何奇納捧齎鵝黃色五爪團龍皮襖一貂鼠皮
褂一
賜公于肅州夫公之入都也每逢進
見必
召坐于
上側起坐皆扶
帝座而且
錫予頻仍
天顏温霽
君臣之間藹如父子公之在甘也每逢
欽使必荷
存問至
欽使還京
上必問曾見孫將軍否邇者面容如何精神如何凡此皆
特恩也亦異數也然非公建此不世之殊勛何能邀此不
次之
賚典非遇此親賢禮下之
聖主何能得此超常溢格之

殊榮歷觀前史直追三代明良之盛豈止駕軼漢唐而已

哉嗣三十八年春公具疏以衰老辭一時紳士軍民以及商賈市販悉為之罷市南北彝目番族不憚百里數百里者跋涉而來咸環泣轅門哀懇挽留公意決密遣使齎疏以上時督撫兩臺復各據輿情交章保奏奉有卿久鎮西陲効力年久簡畀提督勞績茂著授為將軍同大兵征勦噶尔旦克奏膚功巖疆重地方切倚任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老求罷之

眷公曰老臣黑髮臨邊今已皓首垂暮矣疊蒙

聖主種種殊恩身非草木夫豈寘頑無靈寧不知勉加策勵在邊一日與

朝廷効力一日無奈年已七十有二衰老至極心有餘而力不能前也今年不我假足欲進而力不能前也今

皇上不以老臣為不肖將巖疆四鎮之鉅任尚委于朝不保暮之人亦惟有竭此餘生死而後已耳遂料搜精神益理營伍精器械訓士卒秣馬匹終日皇皇刻不自逸冬十二月中浣忽疾作公曰吾生平並未一病今或是吾畢命之秋矣然神采精健語言明爽無異于居恒日事藥餌漸有起色今年春正月遂具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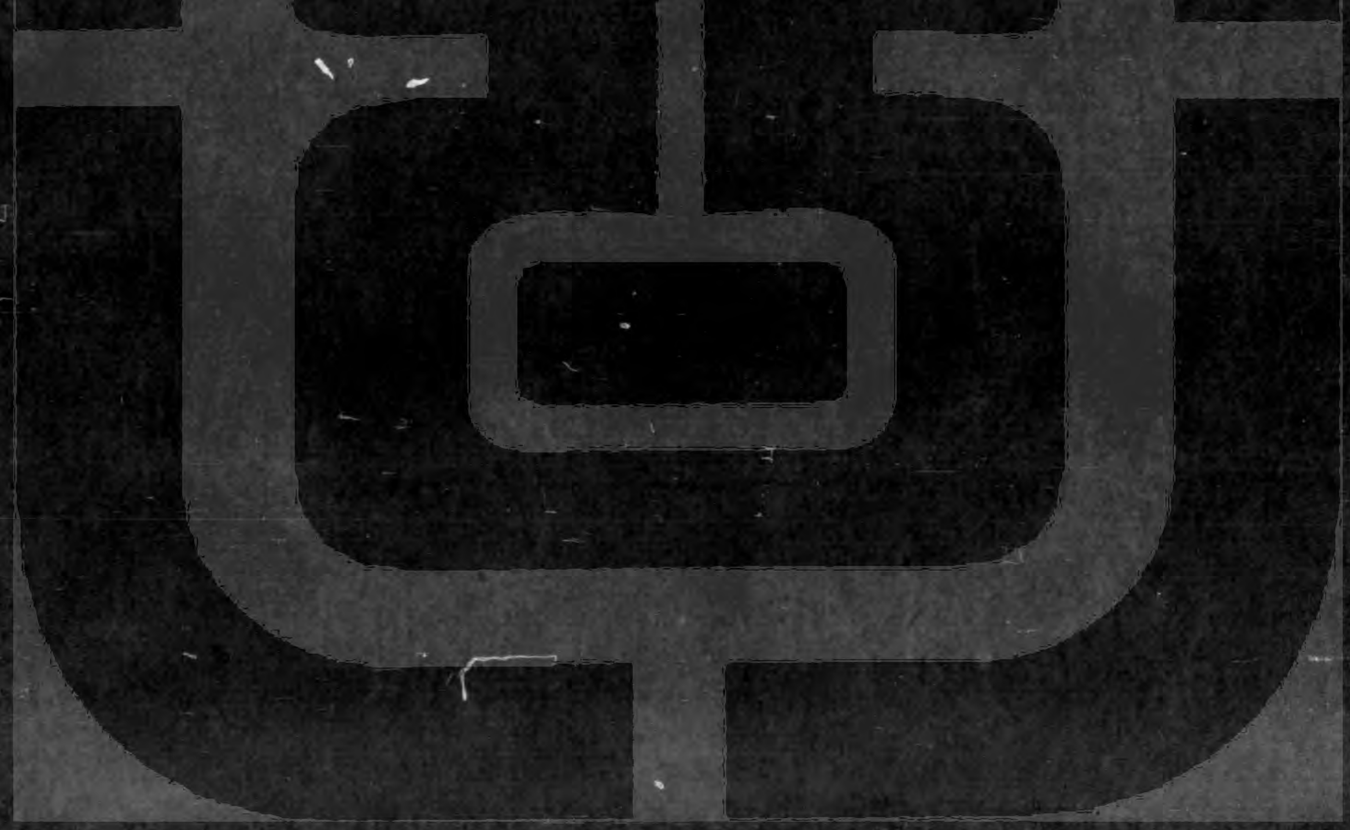
老病辭二月十五日疾忽劇是疽劇甚公從容語曰
予年逾古稀不為不壽矣食祿邊庭不為不久矣官
至宮保將軍不為不榮矣極荷
皇恩寵眷不為不重矣予實含笑九原夫復何憾獨是受
皇上知遇之恩最深最厚未獲盡命疆場而竟死于床褥
且未得再見
天顏一面此則予之所不能瞑目者耳言訖而逝遺疏辭
謝
君恩竝無一言及家事自公之歿也麾下將佐躃踊號慟
如喪考妣終喪苫塊不忍去各路屬僚舉設位成服
河以西咸為之縞素部伍閭閻哀哀如失所天郎在
家人婦子以及田夫童豎無一不哀戚泣下遠近耆
舜俱扣閽來吊哭甚哀若非公素昔之深仁厚澤有
以浹洽乎人心烏能若是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也
哉公性至孝雖垂老念及太翁太夫人往事輒潸然
涕出敦族親親周其急而應所需頻煩不厭尤重友
誼及故人子弟解衣脫驂毫無吝色生平無聲色貨
利之嗜位大帥數十載家無儲蓄保
題將弁必擇才技兼優智勇足備者以應其選凡遇攻
城破敵務視其人親臨行陣方繕疏入

告從不虛胄一功濫予一官其公忠不欺之心真可矢諸
天日質諸鬼神且度量寬弘從未面斥人非有如劉
文饒待士卒有恩遇賢士有禮有如衛長平老成持
重悉心邊務有如趙充國番羣畏威懷德戍邊人慎
勿生事有如司馬君實招降納叛不遺一鏃不折一
矢不妄殺一人有如曹武惠清介自持苞苴不污有
如楊伯起節鎮邊疆安靜不擾與軍民休息有如羊
叔子寬厚容衆在邊近四十年有如班定遠年七十
尚奉
命專征奔馳塞外殲滅狂寇克奏膚功有如馬伏波至若
精忠誠懇有功不居奬薦人材而人不知其將佐為
名臣者甚衆則有如郭汾陽古人有一于此則膾炙
人口傳為盛事而公則擅數者而兼之他日鴻章鉅
筆載諸史乘千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而予忝列門墻
之下知公既詳且真不過說實道有故詞多質而無
文以備

太史公之採擇焉公生于天聰二年戊辰三月二十日
亥時處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十六日丑時享
年七十三歲

特進榮祿大夫太子少保振武將軍左都督兼管陝西甘

肅提督事務加六級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元配赫氏係阿達哈哈番東素公女
誥贈一品夫人故繼配計氏係
太宗長公主適固倫下式額駙女
誥封一品夫人子二長承運年甫十二次承恩甫九齡女
一為分守山東登萊整飭海防道布政司參議郎諱
廷極元配今故嗚呼恨予庸懦待罪雲中東西懸遠
未遑時候惻惻私心夙疚難安二月十四日
欽差侍衛關
兵部員外郎雅并偕

御醫使者梁過雲詢其所往方知吾師違和蒙
署川陝制臺大宗伯帝公以吾師西北天柱関係匪
輕具摺奏
聞
上大驚亟差関等由
御塘往視畫宿星馳余曰吾師雖老然猶強健此不過為
國積勞暫失節養以理論之
天壽平格自當元藥以事推之仁者自壽更當延年況
皇心眷切
天醫星臨有不霍然立愈者乎詎意

御使到甘而公已蓋棺浹旬矣嗚呼痛哉聞公之垂絶也
有星炯炯自窓櫺出不疾不徐傍簷而上初如熒漸
如燎如炬直昇天際不知所竟人皆見之非誕也因
附筆于此以見
上天之生公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賜進士出身鎮守山西大同等處地方掛印總兵左都
督門生俞益謨頓首謹述